

路过我的全世界

董改正

我生活的小城与母亲隔一条江再加五六十里县道村道，端午回去时已近中午了，母亲不在，问弟弟，他嗫嚅着，说大概在田畈里吧。我就拿出我在小城带回的菜，引燃了柴灶，开始做饭。

一直想给她买液化气灶台，但几次都是忍住了，一是充气不方便，二是母亲舍不得，最重要的是我担心。母亲在我家待过一段时间，常常会对给烧得锐叫的水壶手足无措。她点煤气就像放鞭炮那样侧着身子，关煤气常常扭反了方向，手忙脚乱。她不说要回去，但我明白她的心，母子连心，女儿五岁那年，我送母亲回去。她不舍得我，在车上再三叮嘱，说你少抽烟，说天下那么多字，你哪里写得完看得完？别那么用力。

柴是松枝，很容易引燃。烧柴锅我是老手了，我是从十一岁就开始烧锅煮饭的。我生来瘦弱，干不得重体力活，却死要面子。那次父亲带我去挑稻捆子，给我扎的只比鸡毛掸子大不了，我不愿意，让多加，加到跟同龄孩子挑的差不多大。我喘得跟烧开水的水壶盖一样，过溪上坎的时候我再也撑不住了，一跤摔下来，眼角鲜血长流。母亲和父亲狠狠吵了一架，再也不让我干活，但她对外宣称是家里需要人做饭喂猪看护鸡鸭，而我做的饭比她做的好吃，所以就留我在家了——一个十一岁的孩子，能有什么厨艺呢？

弟弟在帮人理发——理发室就在堂屋，是他业余的收入。我便一个人灶上灶下的忙活。我先做红烧鸡脚，这是母亲喜欢的。母亲住的村庄离集市有八里地，她的腿摔过很多次，来去不方便，所以每次回家，我都会自己买菜。我怕她一副因饭菜不好而歉疚的样子，但我买她又是一副“又让你花钱了”的歉疚样子，好像她总是欠我的一样。母亲牙齿不好，年轻时常常痛得整张脸都肿得老高，五十多岁时就拔光了牙齿。我让她装，她怕我花钱，总是不肯，去年她偷偷装了牙齿，忍不住告诉了我，一副腼腆的样子：“我能吃骨头了。”除了鸡脚，我还买了她喜欢的扒皮鱼和大虾仁，扒皮鱼刺少，虾仁不用吐壳，她年轻时活多，风风火火的，没时间吃鱼虾。

我做好一个菜后，妹妹带着外甥女嘉嘉回来了。妹妹嫁在我住的小城，孩子上高中，忙得很。我回来没告诉她，她回来也没跟我说，一来就坐到锅灶下添柴火，没有客套，就像三十年前一样。

“哥，老娘怎么还没回来？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锄地了吧。”

“不知道你回来？”

“知道的。”

“那就不是了。”

我没回答。妹妹家才拆迁的，拿了房票，在等房子跌价，好省出一点钱。母亲每次见到我，都问房价，我总说跌了。她就高兴得很。对于妹妹近在咫尺却很少回家，母亲是有怨言的，但在外面她总说“人不回来，光给钱有什么用？”其实我是知道妹妹没钱给她的。最近母亲又问美国疫情，为的是弟弟上班的鞋厂要出口到那里。母亲总是有担不完的心。

一点半，我做好了六菜一汤，摆好了，母亲还没回来。弟弟也帮顾客理好了发，客人照照镜子，又看看碗罩里的菜，说：“不错，老奶奶拔草回来正好吃饭。”

“到哪儿拔草去了？”

前几年，母亲到农场拔草出了车祸，差点人就没了。

弟弟见我恼火，委屈地说：“我有什么办法？她非要去。”

我坐在椅子上抽烟，像一个冒烟的爆竹。

两点半，母亲回来了，没进门就大声招呼：“嘉嘉来了啊，饿坏了吧？”

我知道她是投石问路王顾左右，不敢立即就招呼我，就起身问：“你又去拔草了？那年的事不记得了？”

母亲像个孩子一样局促：“十二点就收工了，不热，一上午一百块呢……”

“你要我给你啊！别人怎么说我？”

我给她的钱，她一分也没用过。

母亲不敢看我，做错事一样坐下来，拿发黄的毛巾擦汗。

“十二点结束怎么到现在？”

“坐车的。”

“也就八里地，怎么要两个半小时？”

“我坐的38路车，再转37路……”

这是我回家的路线。

“你在铜陵市拔草？！”

“嗯，有一天早上我看到你骑车，怕你分心，没叫你，我就坐在车窗边。后来七八天我都没看到你了。车子不是自己的，点不准。”

那应该是六点半左右，城市已经开始热闹。我的母亲坐在车窗边，或是扶着拉杆，远远就开始准备着，远远就开始盼望着，她伸着头，在陌生的城市里，在攒动的人群中，像那个守株待兔的宋人，像那个刻舟求剑的楚人，死守教条，固执地等待、寻找她渺小的儿子，却再也没有看到。

我起身给她盛饭，递给她：“别再去了。”

“不去了。”她诚惶诚恐地接过来，如临大赦一般，灿烂地笑了。



湖上暮色 李海波 摄

心远地自偏

汪道林

最近身体小恙，难得休假一月，我便让父亲从他家的书柜中挑些书送来，想让自己在家休养的同时，能静下心来读些闲书。

父亲自然乐意，却只送来一本《道德经》，且反复强调，他就这一本藏书，本地书店很难再买的，叫我一个月后一定要还给他。他之所以如此不放心，自然是把我当成了借书不还的“老赖”了。

说来也惭愧，因前期曾断断续续向父亲借过一些新版的《红楼梦》《围城》《灵魂的摆渡者》等几本小说，本是答应一月内看完就还他的，结果都因为太忙而没有如期偿还；待我想起要还时，父亲却说不用还了，他已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模一样的存放书柜中了。

父亲嗜书如命，他说只要是他认真读过的书，都要收藏起来。生活中的父亲极其节俭，譬如袜子穿破了，自己拿针线补了又补，也不愿换双新的，却舍得花钱去买书。在他独处的房间里，虽然空间不大，却整齐地摆放了很多橱柜，有三四个是上了锁的——上了锁的都是书柜。

父亲说他是自学成才的，小时候家里穷，饭都没得吃，哪来钱读书，这话我完全相信。父亲的职业生涯是从家乡一名“赤脚医生”，到成为家喻户晓的“名医先生”，之后担任乡镇卫生院负责人，说都是靠着平日日常搜集医学类书籍、苦心钻研、揣着硬功夫走过来的。因此他常教导我们：打铁还须自身硬，身上揣一门过硬的技术到哪都不怕！

陆游一辈子喜书，爱书，读书更是不辍，其读书之专可达废寝忘食的地步，既不知黄昏，也不知晨晓。由此，父亲在刚退休那会儿就说了，他晚年的生活也要像陆游那样“万卷古今消永日，一窗昏晓送流年。”每每，只要他心情稍有不悦，便一个人逛到书店去，且总会买几本书回来，然后端坐到窗前，捧着新买来的书，一字一句地品读。我看着他读过的书，每本书上都有划线或作标注的地方，或是好词好句好段落部分；或遇生僻字，查了字典后，

在旁边标上拼音并作注释。且看他送来的这本厚厚的《道德经》，全书标注有4500千字，我打开后，发现页页都有划红线或作标注的地方，父亲在页面上标注这本书是2016年购买的，实难想象七十多岁的父亲，是怎么对着这密密麻麻的五号字把整本书细细地读完？我纳闷，问父亲，父亲却笑着回道：你是否读过陶渊明的《饮酒》诗？“心远地自偏”这句话你明白吗？接着他便背诵起来：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……”

好一个“心远地自偏”呀！我想再没有比这个词更能形容父亲退休后的生活写照了，似乎是把自己修行到“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”了。

我多多少少也遗传了父亲些许基因的，譬如父亲的坚强和韧性，我的骨子里应是有的，否则我怎能坚持自学十多年，获取多项专业技能证书，如今更深刻体会到“打铁还须自身硬”的道理；父亲爱读书的闲情和雅致，我也是有几分的，除工作应酬之外，业余时间多是宅在家中，做点家务，或读些闲书，但与父亲的“藏书论”或“博览群书”之说，尚是不可相提并论的。

林语堂先生曾有自嘲：“踟蹰闹市说隐居。”而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，还有多少人会踟蹰于闹市说隐居？就是嘴上说了，多半也是矫情的，因为在现实里很难做到，这就是为人矛盾之所在，抑或说是人的两面性吧：一面有向往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之心；一面又不得不遁入尘俗繁华，徘徊名利官场，在浮世中尽显才情求得肯定，为的都是想装满却总也装不满的钱袋子……

然而不管是踟蹰于闹市之中，还是超然于世俗之外，我想出发点都是想证明自己，不想自己因过于浮躁的生活而迷失方向，也可以说成是审视或妥协自己的一种方式。就像父亲，心情不好时就去书店买书，然后回来静心读书，这便是情绪的自我调节。希望自己在病休期间，以平静之心，用游离于书中、超然于物外的方式，亦能达到“心远”的精神境界。